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九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記十首

浩歌亭記

浩歌亭者曲梁令尹之所建也曲邑鄙凡官署咸
俛焉卑時制下禁淫祠廼遂毀淫祠徙其宮而庸
之廼堂宇屏舍靡不煥然崇也爰有羨材相厥隙
地廼就廳事之右方構茲亭焉皇甫子曰余曩蓋
除嵎令云引疾不拜廼上疏乞改署遂調國子博
士謝劇而履闕葆貞而甘寂非時好也無何仍出

補吏職恭承嘉惠戾止茲土昔潘安仁詩云器非
廊廟姿屢出固其宜余復何辭矣越歲而亭成焉
每退公閒坐以安體凝神慮善思過未始不浩然
適也因歌曰胡曠則違胡曲則之天也奈何矧伊
人斯或彈琴命酌酒酣耳熱仰天長嘯又未始不
浩然歎也則又歌曰往胡尼之今胡使之來且奈
何命也俟之遂名曰浩歌亭乃有友人張崑崙氏
者自太行訪余曲梁相與坐諸亭而語之故曰嗟
乎此殆江生所謂赤縣之東南乎可以居子矣因
書而扁之又相與和歌而別也亭惟一椽四面皆

交疏曲檻也亭之隅有泉引而為池翼而為梁名
曰武溪一曲志懷土也北地斥鹵不宜他木惟秋
英滿臺名曰媿陶幽徑叢棘踣而坊也名曰棲鳳
言卽不能歸去聊以托吾棲也是為記亭成於壬
辰夏五文成于甲午中秋

明慎堂記

嘉靖十又七年小臣沆以水曹移署虞衡員外視
道京畿間亡何乃以奉職無狀當路者數之
天子詔下吏法司傳會其罪竟坐降級外補于是
左遷黃州理官事具圉語中圉語者皇甫子逮繫

時所著也友人李驗封收而藏之越明年春余始
間道自吳至黃而余蓋員外置也以故郡齋無舍
舍於兵廠云兵廠者清軍大夫廳事也往東南去
府數十武而近然郡人業已指目為理刑外府矣
居頃之即訟牒填委迺書明慎類其堂易曰君子
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之謂也或問易朱子曰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信乎皇甫子曰不然旅之為
卦合離與艮離之象火也火剛而用明艮之象止
也山止而體慎是故君子則之不留云者明慎中
事耳按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

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可無明
慎乎楚俗譎詭而好訟動抵譎詞相報怨其所株
染以百數經歲莫可竟案麻城為最斬黃次之廣
濟而下又次之第使聽者能以虛受以衡決亡文
致以讞鮮不得金矢者是故懸笏設距不如谿谷
之易避也繁脂密茶不如畫象之無犯也明以燭
奸慎以止辟獄曷留哉獄曷留哉然發擿任智非
明也在宥寡斷非慎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其明慎之謂乎余蓋羈竄之臣也故取諸旅云

仙都草堂記

侍御樊君旣卜仙都之原從堪輿家言襄其母夫人乃結廬於右以寧一所公而君得棲趾墓傍題曰仙都草堂間馳尺牘請余爲記其畧曰家君號一所主人性質直慷慨好遊善飲多吟咏與世事踈濶少負才名累試不遇就教山東陵縣後遷高密母氏與偕竟以疾卒於官舍不肖自留臺來奔家君翻然棄歸謂曰汝母奄背吾不望汝以旨甘獨養但能居我於仙都以終餘年足矣賢哉翁之志行如此按仙都在括之縉雲去邑二十餘里道書所謂第二十九洞天軒后龍昇地也唐天寶間

有綵雲起李溪源覆統獨峰之頂廣樂殷殷響林樾刺史苗奉倩上其事遂名仙都而縉雲義亦昉此山有鼎湖中產異蓮瓣落東陽因建金華之邑表瑞驗云湖之下爲好溪其東爲步虛山竒峰干霄卽梁陶隱居所稱高峰入雲清流見底者也其西爲二歸洞縣令李陽冰吏隱於此愛而名之稍轉爲仙人碓碓之上石峰攢峙翁築層臺延瞰鼎湖名曰群玉南可百步許爲暘谷洞宋朱晦翁遺蹟在焉下抱澄潭與小蓬萊赤壁趙侯船諸景相聯絡花鳥冬春烟霏日夕展可樂而忘世也蓋

福庭神窟徃徃異人居焉如劉阮羊許輩茹芝委
化事匪盡幻矣夫世之慕鍾鼎者必耽廊廟薄珪
組者必安丘陵性各有尚也昔仲公理歎曰若得
背山遊覽平原此亦足矣何爲區區於帝王之門
哉而宗敬微亦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
有若狂者忽不知老之將至探翁之志正合古人
非惑鴻苑之書談玄牝之術希冲舉而逃虛寂者
萊母畢願於蒙上龐妻協好於鹿門則夫人之靈
亦妥於茲山矣侍御君能承顯志而慰幽光不爲
篤孝哉志又云少微星見乃置高山峻谷考槃爲

業類多隱君子今一所翁謂非其人耶或有乘時
崛起奮庸熙載文成諸公並弘功烈幾之爲會將
在侍御矣巢許韜德於箕山申甫誕神於嵩嶽不
並可徵哉翁在草堂詩曰高峰峙堂前相對成賓主
每晨興獨往吟曰登臺盼林麓倚洞臨清流又徘徊
一徑及繚繞諸山巔倦移小艇而歸吟曰策杖
撫朝景蕩舟曳夕光客有訪者或不知止吟曰畏
聞官長至喜與野老親又探奇山谷中悠然吾老
矣其育次豈塵壒間能懸翳耶若翁者不獨務外
遊而內觀其深矣故其詩冲澹蕭散與陶徵君田

居諸作興寄畧相似別有編輯聊採牘中所載記之以傳俾與茲山茲堂同不朽云

茭巘亭記

或出或處君子之道若得若喪達人之情夫一官未効而三徑自賁者抗時之高蹈也東都甫免而南山流懟者憤世之激衷也我友張仲則異於是方其與伯氏二千石早發巋科並登顯仕蜚聲赤縣處映蘭司當是時豈不欲閱致崇品垂功太常以展生平之蘊乎旣而被讒謝秩人咸弗豫君曾不嬰念視其官若解懸釋負而脫屣者歸乃闢第

治園疏泉灌樹據茭山之勝結亭其上名曰茭巘錦峰攸接白雲延望近在几席而迴挹烟嵐不出戶庭而獨觀昭曠無登頓之勞而窮眺聽之賞此其膏次所得有超於塵埜之外者所謂道可重故物爲輕心旣遠故地斯偏豈爵服之玩能移之哉按爾雅藕緒如指空中可啖曰茭水物也而託根於山殆猶伐檀置於河干瓠樽委於牖下駒有食苗之嗟鴻興漸木之歎君宜在朝而擯之于野意盖深矣又漢書溝洫志竹葦絙茭爲茭才焉往而不適哉園凡八景亭爲最勝括曰自得而君出處

之節得喪之較有可見者昔敬通蒙詆杜門却掃
胡隘也山簡好遊習池倒載胡豪也余不敢自附
襄陽之豪而君不爲馮生之隘請日陟君園臨君
池坐亭中搴長茝而誦君之詩裴迪湛思願和輞
川之什王筠抵掌請鑒郊居之賦君爲何如哉乃
驩然命余書之爲記

范氏創建三公堂記

三公堂者祀太師徐國公夢齡唐國公贇時周國
公墉也周爲文正公之考而唐爲王考徐爲皇考
云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逮殷周更立而不變三公堂所由始也粵若我
世祖嗣位之初尊師重道稽古禮文首勅天下建
啓聖祠于學宮上祀孔子父叔梁紇大哉聖人之
制作炳越千古矣夫爲子者居以王者之庭享以
王者之祭爲其父者曾不得妥以專祠薦以一牢
豈人情乎禮曰天尊而不親然人思事之者以其
有生物之功也况毓靈蒼際誕生玄聖與斯民立
命者乎范乘載三公者或仕爲節度判官或檢校
少府或掌管書記皆著有勞績以曾孫之貴追膺
封典文正功德弘茂獨盛當時而宋室湛恩汪濊

報亦隆矣范氏忠烈廟在吳邑德鄉讓原笏林之陽墟墓在焉而三公柎諸寢室郡城義澤莊亦止及文正而三公故缺也迨侍御史洛陽溫公如璋持節按吳周爰展視仁率義起令於祠後創建三公之堂檄下郡丞茶陵龍君慶雲經理其事亡何以瓜代去繼為董公堯封亦洛陽人也至則亟覈祠工更議坊制矣邑司以時詘財殫頗艱厥任適鉅家徐姓者誤扞憲網恥受汙名請以金贖聽輪工所官第籍記之梓材既集匠作斯興驅運之勞不擾於鄉呀呷之聲無驚於市地素窪塹憾而平

者肅坻數級筵堂三楹峻而垣墉翼而廊序巍而綽楔飾以丹堊圖以雲藻蜿螭飛革煌煌奕奕工若浩繁再葺而畢兩侍御之令迅於風霆丞一人之力神於不日矣三公者肖像於中旁以將作監簿純佑許國忠宣公純仁恭獻公資政學士純禮龍圖直學士純粹配焉濟美五世禋祀一堂由是衣冠之賓虔奔式路來躋其堂為父祖者詒謀是思為子孫者繩武是媿過其門者雖或細流釋負弛擔徘徊顧瞻咨嗟歎息乃去憂樂之遺忠貞之報百世不斬若此范公可為而人顧不為哉此觀

風者之績也司勳氏曰余觀茲堂之成而有感於
大道之公懿德之好矣夫闡崇先賢佑啓後人激
世範俗非御史不能仰承德意恪供厥職非有司
不能上或宣令下或怠事有舉之而中廢者矣前
人美意後人惡其不出於已也將有其始而多不
克終者矣堂之成亦幸而遇其人雖文正公德之
感人協恭同好而玄貺默啓其三公在天之靈哉
范氏乃更立主堂右以祀溫董及龍不忘報德亦
禮也爲是舉者公六世孫太學以益偕其兄主奉
惟立請於當路移書太僕卿惟一祠部郎惟丕從

外交贊云

蘇衛重修記

天下之道二文與武而已故其設官亦相準焉易
敘黃帝傳述以前書載唐虞咨岳之後夏殷罔聞
至周始備歷漢唐宋或因或革尋置尋罷靡定制
焉我明稽古文武並用文若三公論道六卿分
職以至百執事各有司存武則公侯伯以擬三公
五府以擬六曹禁衛一十有二留守四十有八視
諸司焉外又建都司以衛藩省設衛所以參郡邑
官寢衆而法寢密仰見

高帝神謨睿算超越前古

成祖率由無改乎舊慮深遠矣至其居也必崇構
廣宇使之聽政而出治蒞官以臨下瞻視尊而聯
束固焉蘇衛建自洪武初年在郡治之東茲域也
襟江帶河曠藪巨浸控淮揚而連甌越一大都會
也素稱壯麗歲月既久風雨漸弊自宣德弘治嘉
靖以來三經修葺並出苟完費莫底寧勞豈臻逸
隆慶改元之三載視衛篆者爲都指揮何君萬鍾
幼讀父書長述祖德策試擢科文華翊武騎射劍
術兼茲詩書禮樂在是曾未浹月百廢具舉乃以

六事上陳僉回報可修畧其一也每歎曰方今胡
虜爲釁於北倭夷未殄於南正志士立功之秋將
軍耀武之日也建牙幕府樹羽旌門盾戟列侍于
旁介冑奔走于下渙號申令擊斗傳符而頽垣圯
砌敞宇荒庭何以肅察威衆居之而失其尊望之
而生乎玩矣遂訊吉經始撤故易新廼閱其門廼
峻其墉廼粲其堂廼邃其宇廼闢其階庭凡除器
有帑貯餉有庾享燾有祠稽籍有室退食有齊踐
更有廡棟楹撓腐飭材維良瓦石殘缺陶埴孔固
丹雘漫漶繪堊稍施由是望之而畏心生入之而

引躬俯升之而歛容恪此何侯之績也世之當官者恒以營造爲嫌樂因循而憚改作視其居如傳舍聊以託宿遲明棄去耳此宋藝祖示殿選加選之條於遷代考課之後非無見也矧世祿之家桑梓之墟盟帶礪長子孫者乎侯乃捐俸以庀財不爲妄取稍廩以鳩工不爲徒役荒度於殷春落成於徂夏民不告勞工罔愆素亦神矣時

聖天子嗣位更化飭治吳郡堂亦被災創建同時興事除舊布新文昭武憲會逢其適吳人以爲美談不有歌周雅而賡魯頌者乎他日君侯秉鉞聞

徼立功疆圉膺干城而奠社稷亦若此矣是役請于上爲督撫大中丞莆田林公巡按侍御鄖陽溫公飭兵憲使南皮湯公若同官協贊委吏董成例得備書如左云

清舉樓記

侍御劉君相厥考園是爲曠華建樓其中名曰清舉於以處高明攬昭曠魏生賦之謂美堂構而永孝思者也其居也迺在郡城之西閭闔之南斯地也東引於越北達長淮方舟結駟駢坐輻湊開市廛於昧且橫闌闔而流溢聯袂塵昏揮汗淖積乘

時射利之夫衺服遊閒之子競其區宇矜其燕居
吹竹彈絲調珍饌玉目恒奪於紛華耳習聞乎誼
噎者也侍御幽襟獨秉冲標夏邁心竊隘之歎曰
匪先人之廬是懷吾其鯤徙而鵬運矣緬莊叟以
養恬晞揚子之耽寂若遺世絕俗者焉其於人也
每立選而難合故其從宦也亦屢拙而不工至其
爲文也思若凌雲氣若吐霓通玄潛虛而變態不
窮其爲詩則穿天心出月脇興寄宏深而不可爲
象皆寓之樓矣其爲樓也三江滙其左群山控其
右前臨茂苑後枕海虞飛陛百尋交䟽四啓仰眺

則危峰送青俯瞰則平疇環綠遐屬則天籟忽鳴
近聽則松濤遞響棟舍朝旭簷收夕霏朗月初升
暢庾亮之悰清風徐來發劉鯤之嘯亦可以樂而
自適矣余聞仙人好樓居故秦侈阿房漢崇峽闕
子其一舉而眇九州再舉而細萬物乎將挹浮丘
拍洪崖憑烟御風出入乎莽蒼而莫知其所止乎
殆與天爲徒與造物遊視規規然馳志於江湖廊
廟者彼猶有桎梏而此之謂懸解也矧又射利遊
閒齷齪者乎望之蓋瞠乎其後而囿斯下矣侍御
君聞斯言也廼揖司勳氏登樓命酌超然榮觀驩

然相得因授之簡請書爲記

文起堂記

雲槎張季翁者嘗治其居於城之東衢焉層基累構必宏以軒綴棟雕甍必壯以麗廼高其門廼峻其墉廼敞其堂廼邃其宇廼翥以樓閣第宅之華輪奐之美甲於城中鮮有能埒者夫季翁修業以息特布衣之俠而隱淪之流也今欲其門可容蓋駟列幃戟堂可聯簪裾沓履綦此其志不在近小者矣落成僅十年而其子果發科並起惜乎翁奄逝不及見而志則酬矣仲子幼于爰處其中請名

其堂以昭令美司勳氏曰夫仲子亦猶行古之直也古之人一舉步不忘其親矧於身之攸躋乎季翁雅善訓子察知三子必榮以顯克稱其居令後世莫可加然特以富貴望其後耳不知事有得喪勢有盛衰若其室瞰高明孰與地甘湫隘此雍周廣喻於田嘗劉生致慨於王謝者也今仲子修文以起堂之中奉毋以寧季翁博古多畜前代奇器玩好悉陳於几示能守焉然黼黻間施雜以縹緗壺觴遞御耦以鉛槧日引挾藻之賓問字之客研討九流譏評六藝闡稷下之談發郢中之調即使

金谷榛蕪銅槃狼籍而文可永垂堂亦不朽矣由是仲子告于毋夫人僉曰聞昔賢毋惟欲子以善養或期子以令名汝以文起舍章吐績抱壁握珠可擬孟陽兄弟吾亦無媿范尹二母奚患不富貴乎汝其無忘先人之廬敬佩司勳氏之言仲子載拜唯唯遂書以榜諸堂而屬余述爲記

董氏西齋藏書記

西齋者董氏藏書所也世居上海之沙岡自御史公起家繼大理公咸嗜學修文購古書籍至千餘卷生子宜陽幼聰慧不凡兩世居家號清白乏籩

金繼錢之遺每指西齋謂曰業在是矣二公旣卒董子非獨能守其業又能盡讀其書搜奇括秘所藏倍其先人屏氛謝垢日操鉛槧簡帙溢於几案晏如也蓋已涉其流探其源採掇其華而咀茹其膏矣嘉靖癸甲之歲寇起海上廬毀於烈焰書亡於餘燼董子不避鋒刃夜半身犯賊中取其先世恩誥遺像及書數篋馳出賊壯而釋之亂定稍稍理其殘缺每從友人處借而手錄之乃刊定舛誤然較昔十僅得其二三耳并新其齋屬余爲記司勳氏曰天下之物或聚或散有數存焉矧書籍爲

天地之精英乎秦焚晉墜往往遭阨國且不能保
而况於家乎張華縹乘武庫奚存李泌牙籤鄴架
安在遂使公擇託諸廬嶽穎士寄之箕山不獨禹
穴汲冢間也余家自玄晏所畜晉武所假奚啻萬
卷余考中憲公暨余兄弟復廣之一旦爲謝兵攘
掠殆盡年齒向暮心力並減不復能購輯如董子
祇自懊歎而已夫御史者古之柱下主藏書者也
而董蓋世其官矣傳稱仲舒下帷覃思三年不窺
家園而董蓋世其業矣由是子子孫孫勿替保之
又能自得之誠以口肆貯爲腹笥是董子所深望

也使致喻玩物取譏兼兩如斲輪之說書不幾於
廢哉中憲公與大理同登進士有通家之誼言非
敢諛也因書爲記宜陽字子元別號紫岡爲太學
生云

新建憲濟橋記

憲濟橋者采民謠以彰憲績者也橋距婁關二十
餘里鄉曰吳宮村曰蕭涇戴墟豬其南陽城滙其
北二水交瀉岬易崩圯又走一州三邑孔道也往
來相踵咸不便之先是架木爲梁名曰縮裏謂稍
却以避湍激也夫河廣狃欹臨深履峻負擔而涉

心悸於阡危牽輓以趨足逗於旋引餘皇一經輒
墮數命至風雪沉尸昏黑遇害者又莫可勝記也
典是疆者非其痛切肌膚而乃慢視肥瘠民且誰
何哉嘉靖四十載歲在作噩長樂陳公以殿中侍
御史簡命南巡吳當兵燹之餘未獲安堵加以
滌潦作沴大浸流災公懷恫恤抗疏蠲賦下令緩
征旣又清傳以節支銷兵以裁餉省刑止訟去羨
滌苛專務與民休息又爲之設糜以療飢施藥以
起瘵民賴全活者以萬數又爲之穿渠以渥漑積
貯以裕賑凡興利而除害者罔不周焉芳曆兩更

瓜期再借俗有偃草之風海無傳箭之警霽威於
秋霜煦愛於冬日由是甘露降於虞山嘉禾產於
惠晦瑞雪鑿禋而集靈雨應禱而濡士民思頌功
德者十室而九矣歲在闔茂公適東巡攬轡於玉
峰之塗擊楫於金沙之渚召父老以爰咨望陽侯
而興慨歷覩茲難具聞斯患憮然曰民命顧不足
重而乃金是惜乎奈何以易朽之木濟難捍之水
屢廢屢更卒無寧歲屢廢則行者病屢更則作者
勞使拘於時詘不可以羸民疲不當以苦豈永圖
長治之經哉遂檄長洲縣倅屠大亨往相度之俾

驅石代木敷土夷岸隕沙障瀾畚築於二湖之衝
寘楗於百川之沸廣可一丈四尺修凡二十丈有
畸筭貲不踰五百計力僅閱三時天根見而經始
鷄尾會而落成圓兔初升長虹迴跨鏡光練素延
眺於澄流錦纜牙檣騰歡於清泛民歌曰爾厲爾
揭險莫可避沉尸塞流視之如棄微我陳公孰援
以濟又歌曰昔母渡河葬於汨羅今也從橋由袵
席過陳公來晚濟我實多因題曰憲濟橋肇錫嘉
名用彰偉績從民願也夫橋梁者王政所有事而
民牧之職司也國僑聽鄭以取譏單襄使楚而致

刺自古紀之矣公原譴於下繩銳意於已任非爲
民能然哉吳自倭夷犯境小民往往鑿石斬木毀
其橋梁以避一時之亂今道路多有不通而水患
間有不可禦者使感於公而以次修舉之孰非公
濟之哉公還朝堂秉柱石之資膺舟楫之寄其於
濟天下也亦若是矣邑令馬君會又亭建碑徵文
于余余弗克違嘉其仰體公心恪勤官守者也因
思宋生兆祥於渡蟻孔氏介福於完龜愛物且然
况民命乎天之報公以慰我民諒匪遠矣元凱受
富平之賞季札美盛德之遺宜鏤鴻休以耀綿祀

聊采民謠銓綴為記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九

男林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

吳郡

皇甫沆

子循

撰

雜著五首

毀舟對

東教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
與馬吳郡巨麗寔為水區弘舸連舳巨檻接艫蓋
自昔紀之矣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華飾之
蕩志也嬉遊之妨業也叢飲之釁鬪也冶容之
淫也議將毀舟示以甲令裁以常模是為反本以
敦其俗矯弊以殫其化吳自今其可觀乎先生曰

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禁而非也
也剖斗折衡之治而非沐對息陰之化也僕聞之
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不拂其
情是故障狂而壅之不若疏源而決流者易也御
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豫貫者順也是故先王有
因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隨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
之利其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聚族逆
女以洽嘉禮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
餞近以暢離緒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蠹於
政而欲毀之哉且壘樓島峙不僭於瓊構之翬飛

也錦飄霞舉不夸於雕墻之衣繡也軒幌之照水
不多於緹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費不浮於一饗
之玉饌也芳辰之綴賞不曠於窮年之游手也采
蓮之靚女不荒於倚市之明艷也中流之簫鼓不
闐於閭巷之弦管也何舍彼而亟此蓋事有緩急
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瑤臺無恙而餘
皇被災狐鼠當道而鷓首蒙戮里猾怙勢而榜人
受禍噍訟繁興而擢歌輟響殆非所以召和氣弭
怨聲也吳之侈靡鼎貴比肩操贏繼踵久矣成周
風在四方先王不強而同蟬蛸之刺不能齊之以

儉沮洳之譏不能挽之以奢使蘭舟桂楫不泛於朝夕之池危冠袿服不覩於長洲之苑縹賄奇貨不鬻於吳趨之肆陳粟紅腐不儲於海陵之倉巨商良賈不通於閭闔之塗而上錯之賦可不登於天府之國庶一切盡廢之乎今夫舟之習於水猶車馬之習於陸也爲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纈芻藉以簞第鏤以鈎膺文以輪轅約以儵革和以鳴鸞非不麗也亦猶屏騎於周行而脫駕於魯道也未見其可也宰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患康衢無鼓腹之夫南畝乏媚我之婦顧戒其樂

胥坐而愁鬱止其笑歌起而呻吟曷故焉昔李子入晉見今室惡而故室美新墻痺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故室舊墻也民實不堪漸自痺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塗無愆期之役晏嬰棄車而民罷擊轂之戲致治有本導民有機故曰民可感而興也二子之謂矣哲侯良吏勅躬閉心端軌務實達權挈要在宥去甚斯民將有率履從教改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毀舟何爲哉

吳漁父

屈子撰漁父篇余擬之加吳以別於楚也

歲旃蒙赤奮若辜月日長至甫子不懌遜于松陵
泛于鶯湖漁父見而問曰子非司勳大夫與何故
至於斯少負英氣眇視一世業振古風獨步江東
何壯也今乃憂心辟標形容枯槁何憊也甫子曰
昔嘗抗疏以忤郭武侯舉朝爲之動色而今挫於
一與子又嘗持議以詆張太宰三署爲之斂容而
今窘於一鞠吏謂非命與吾其已矣漁父曰蓋聞
釁由人構奚天之咎禍自己求伊誰之尤且子生
資棗之鄉而佩薰紉芳趨眩礪之塗而懷瑾握瑜
適樵朴之市而揆藻摛績履尖梯之徑而嫖節砥

行叩吹竽之國而鳴絃挾瑟是自犯不韙也今時
所重者勢與財耳使子位高何網之遭任不善宦
喪其氣焰使子金多何法之加產不及中神罔爲
通是自失其所恃也夫犯五不韙失三可恃子之
不隕於仇讐之手者亦幸矣語畢相與觀於湖上
漁父倚舷而笑鼓枻而歌曰流有清兮亦有濁賢
如屈兮葬於魚腹邈有順兮亦有逆忠如胥兮盛
以鴟革水有源兮亦有委智如蠡兮從余遠逝遂
去不知所止

鷓息解

建業域中有玄寂公子棲趾長平皈心淨土得北
山僧舍之一楹大僅踰斗高不過舫惟慧塔影軒
梵鐘響座而已因題曰鷓息蓋寓言於蒙莊也乃
左圖右史彈琴其中逍遙乎不知榮觀燕處之爲
併蒙也爾時寥廓大夫過而哂之曰陋哉子之居
乎是安足息子哉且子誦法周孔晞績臯夔不爲
鯤鵬之遊鴻鵠之舉而乃托志於鷓鷃謝笑於鷓
雀僕竊惑焉公子曰吾知息吾躬焉而已容膝之
外非吾所覲也南榮戒多老氏取足又曷故哉臣
吾以昭曠視之不知一枝之爲小也吾以蟣塵覲

之不知六合之爲大也雖有鄧林瑤圃一旦飢焉
擾其上亡猿警其下將恐于仞失據三匝無依豈
復有息所哉大夫於是愕然自失曰公子幾於道
乎吾方坐此困也乃拜手讚歎而說偈言占占雖
小知黠慧羨微禽一枝安足戀屬厭乃其心庇苟
非所據胡貴茂與深乘時假全樹矯翼飛上林弛
張種種故龍德良可欽公子聞之乃大歡喜曰吾
於用天下也亦復如是

公子盛生時泰也大夫者汙也

司寇獄書壁

有兔爰爰犯虎之穴虎怒欲噬之驅之豺窟兔懼

甚曰嗟嗟豺虎類也安得不毒我我知其食吾之
肉而寢吾之皮無疑矣豺問故知兔寃於虎也釋
之平原兔喜曰茲平原乃吾門庭矣遇鷹及犬鷹
嘴圓犬善顧或擊之或搏之百計困兔兔幾不免
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其類而異其心天下之事有
幸脫於彼而不可料於此者戒哉慎哉虎武定也
豺倪翟二

撫君也圓顧二比部
郎也悉隱其名云

喻歛文

有盲於詩者妄意刪之皇甫司勳五嶽黃山人並
遺圖倩梓於歛客奮起不視而唾欲毀其板余為

止之夫彼既盲於詩則其所取未必是而所去
未必非也使詩不悅於凡耳受嗤於拙目余方以
為幸而子乃以為憾耶夫毛嬙西子國色也天下
有目者所同美然鳥見之高飛獸見之蹶驟禽獸
豈可論於聲音之道哉竊惟夫今之言者謂吳之
詩不及關洛齊魯然吳之黃口白丁僅諳三體未
窺六義載贄出疆憑軾而遊於名都學士大夫多
延致之與之談必虛左與之唱酬每出其下咸謂
少陵不死謫仙復生也顧不可笑乎夫騎卒違謀
而謂良平為非智材官奏捷而謂衛霍為不神然

與否與是猶鄙堯誚舜而陋禹也於妄人又奚難
焉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

男楨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一

吳郡

皇甫汈子循

撰

傳三首

張季翁傳

張仲子者年少而有才人多樂與之游余亦締交
焉仲子遇余良謹一日造余蹠而請曰家君被褐
隱市然而有古俠行年且六十矣懼其湮沒無聞
也願先生賜之一言以圖不朽此與酌大斗稱千
金爲壽者孰久暫哉余曰敬諾乃作張季翁傳
季翁名冲字應和中都鳳陽人也勝國時有仕平

江路者避僞周之亂徙家金陵留季子賜贅長洲
徐一貴家遂爲長洲編民自賜始也是爲高王父
生子彥達彥達生杲杲生準季翁父也並善治產
積而母氏李孺人又能持陰教相之富埒吳中季
翁綺歲卽慷慨負氣不爲崖檢從師學求知大義
不習文辭事父母處兄弟以孝友聞凡中外吉凶
之禮有疑皆質焉所議務協於義曰禮求其平易
可行令通乎人情耳奚必拘學泥古哉甫壯嘗歎
曰丈夫處世不能冠纓結綬乘軒擁麾以快其志
當遊俠四方安能僵臥牖下事一室乎乃齋橐中

裝去之京師與長安少年爲鬪鷄走馬蹴鞠樗蒲
博塞之戲間與高陽之徒酣飲墟肆擁姬促坐哀
箏順耳食揮萬錢卽貴人過之睥睨不爲動色也
都人士咸嚮慕之莫不延頸願交焉後語人曰偉
哉

皇帝之居乎賤臣何幸仰觀宮闕之麗基扃之固
衣冠玉帛之會奇貨縹賄輜駟輻奏之殷與官儀
之美乎蔑以加已請止矣遂歸省庭闈叩首泣謝
棄養之罪親亦撫而爲之歡勞焉及視家人產力
勤自約與童僕同甘苦至營堂室必華敞所蓄器

物玩好必精巧雖鉅室未嘗有也其衣裳成削之製輒爲增損俗尚褒衣高幘曲衿侈袂故爲狹小以矯之所簪帽服檐袷佩鞶囊人皆效之終莫能及也對密親良友詠談謔浪一坐盡傾而卒歸於正類託諷焉客有匱乏好爲贍給或窘迫來歸能爲之拯護族人忿爭決訟不取邑令之命而信季翁之言雖里中無賴亦善遇之而勸之改悟由是人益多其義烈貴人長者轍跡日盈戶外而季翁益爲醇謹母敢驕詡所生三子長曰鳳翼仲曰獻翼季曰燕翼並聰穎能應對有所占屬如宿構

焉廣延明師誨之三子彬彬文雅矣貴人長者忘年與之交先爲季翁起居乃日設賓客可供十人饌旨腆充於圓方焉長子仲子俱爲太學生分游兩都季子選爲郡學弟子負將鼎立以盡友海內藝苑之士矣中歲婚嫁稍畢因好山水之遊年躋六十輕捷如少壯時往來虎丘石湖之間或操小舟載酒肴以行或與二三交知徒步徑造令童子携壺榼以隨誠其子曰汝曹不得與吾此流飄飄然有乘槎上漢意因號雲槎叟示無繫礙云此其細行也若夫倒篋而慕孟公之風折券而弘馮生

之量推產以敦愛讓割肉而致孝感庶幾篤行君子之槩焉三致千金而再散之此與齷齪守財者安可同日道耶

司勳氏曰太史公謂戰國四豪皆因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矣然其勢易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矧聖朝法禁之嚴不得捍網踰軌惟信義節烈足以回風而激俗使人率履向化季翁近之矣夫生也有涯而名垂無疆古稱三張今濟其昌遲今顯揚善者之獲報彰彰

哉

王隱君傳

丙辰之歲余解宦自南中還聞周子以言捐館于虞山之陽未嘗不悲且歎曰吾蘇自是無醫矣卽被病緩急誰可寄哉居一年所季氏子乘病迎王君診脉之余從旁察其語病狀及所得如響竟不起如其言猶謂偶中未甚奇也又二年所孟氏華陽公病復往迎君診脉之如語乘狀亦竟不起余始憮然曰周子不可復作乃今幸得王君哉
君名來賓字國光別號玉田吳邑鴈宕村人也高

王父暨厥考並善堪輿家至君獨小之乃從師學
儒覃究經義丁辰坎塲被褐為衣舍菽為食棲趾
環堵中惟憂用疹因患耳竟聵乃歎曰小子志欲
以儒業顯今為廢人天平命矣夫即不能自治設
以治人有所効於世其醫乎遂好古方書隱於瀆
川之上訓童子自給廣購素問本草脉經難訣五
色奇咳鴻寶諸書晝則手抄夜則口誦每至忘寢
同舍人不堪其苦而君獨安之時越人吳生世魁
日與之遊心竊異之常謹遇生而生亦知王君可
教也間與語曰我有簡要診脈運氣禁方欲傳於

子子幸毋泄君乃敬諾生果出諸囊中君受而覽
之因頓悟史所載長桑君事信非誣矣由是醫術
益精診脉人悉知病狀藥一再飲即愈病者歲中
多所全濟事具醫案中故不載里中長老貴人益
為曹丘而君名浸溢上聞縣令而下賓待之郡守
而下士待之又晉之臺司及開府行部迎君者檄
使交於道矣前守林公版授散職謂章服便於紹
詔或曰與其亟帶從步吏後孰若褐見之為貴哉
君亦殊不樂御也病家持金來即散而築室城西
之隅頗耽幽寂焚香端坐委懷緗素課子弦誦暇

則引流灌園交植花竹戶外則結駟沓履爭來迎
君惟恐溘朝露而填夜壑也君聵於耳而聰於心
問者以手畫几輒了悟雖仰車面壁周知四方曷
過焉君性溫坦而有節槩重然諾口不言利而好
施予友人程禹謨欲以女字其子未請而天君後
揣知其意悵然曰余負程君哉越三年復生子而
程復誕女卒踐舊約程貧且死臨其尸而聘之又
客有貧欲火其親者君力阻之涕泣曉諭百計營
貸乃獲地葬焉其信義多此類此豈獨伎足稱述
抗行懿烈所謂賢而隱於醫者非耶今年五十矣

而色若女子以恬澹養生殆黜聰而神完支離而
德劭者也嘗著醫案二卷具載所診病者狀所立
何方所處何藥死生驗者若而人及邑里姓氏言
悉本於血脈經絡陰陽表裏與順逆之所由寒熱
之所宜守數精明世莫能窮也又素問臆說一卷
雜言一卷藏於私篋云

司勳氏曰生民之所大患莫急於病世之拙工不
習文理徒執古方妄意於厲鍼砥石湯熨醴灑以
冀其生一或不採輒諉諸司命天札可勝計哉
本朝醫院之設崇以華秩優以清班然授非簡良

失罔蒙罰甚則藥物且未諳觀矧息至之微癥結
之秘乎使王君膺蒲壁之徵參闈庭之侍奏功何
如哉而巖穴之士抱才湮沒名不出戶者王君幸
為遇矣

錢居士傳

吳自泰伯讓王季子辭爵厥後角里興歌於蹇秀
披裘高盼於遺金世多隱君子云我 明王賓氏
而下志不絕書乃今見錢居士矣居士名穀字叔
寶武肅王苗裔也世為越之臨安人後有壻夷亭
張氏者遂為吳之長洲人父早卒事母有孝行家

無擔石儲因號磬室以自况夫原憲環居非病馬
卿壁立晏如奚戚焉性木彊敦厚謝却紛華恥蒙
滋垢嗜學耽藝晝夜誦覽不輟將修秘書永嘉之
業以繩其祖尤攻繪事既善山水兼精人物圖花
卉則管下生枝寫羽毛則屏間飛去至題詠亦閒
婉可玩由是馳譽丹青卿士大夫得其寸楮尺幅
愈於百鎰千縑高車結駟日枉其門居士每長揖
不為屈又不樂曳裾懷刺以通曰吾食吾力足矣
何假縣令給肝王公貸粟也其槩如此而母氏亦
有介山偕隱之風焉所交遊非文苑佳士則俠客

酒人隆慶改元甲子一週季冬除夕初度之辰交
遊悉載酒肴賦詩爲壽而請余作傳以傳先是學
院檄下郡邑各舉博學茂文者續修

世宗皇帝實錄居士亦在聘中以多識前言往行
可當世叔云

司勳氏曰昔人謂求士當於其所不取及其所不
爲諒哉若錢居士者砥節勵行以立名聲於天下
豈矯俗抗世者哉亦率履適性而已彼求富貴利
達者炫赫於生前湮沒於身後不可勝紀較居士
孰輕重耶使其脂韋磬折少自貶損於富貴利達
何有而獨安於貧賤以肆其志蓋矚然自拔於塵
滓矣尚何待青雲之附哉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二

吳郡 皇甫汙子循 撰

誌銘五首

明湖廣按察司僉事丹山翁大夫墓誌銘

丹山翁大夫之寢瘞也召其子謂曰卽不諱能志我俾不湮滅者其皇甫郡公平亡何竟卒孤遘具狀來乞銘從治命也余兄司直君與大夫蓋同榜雅知素履嘗竊聞之云按狀公諱學淵字道原別號丹山世爲括州遂昌人九世祖行秀者丁元末造隱居岱原中五世祖文一避寇復家城南胡巷

岱原地寢爲里豪所并祖守寧尚德不仕父奎卽
奉政公早篤學以日者言棄去獨抱詩書付公曰
成吾志者子也母潘氏卒繼黃氏有闔德生子三
人長道淵次德淵公其季也德淵早卒公少穎脫
處伯仲間擅聲白眉弱冠補弟子員正德某歲承
奉政公諱倚廬窮經益臻邃討事父兄以孝友聞
已卯黃氏亦卒居喪悃禮合葬於岱原悽然有單
露之感歎曰昔人營塚令傍可置萬家者何心也
嘉靖辛卯舉於鄉壬辰登進士授南京刑部江西
司主事畿內鉅猾怙勢干紀悉繩以法細民誣染

一切從貸大司寇白川周公嘗曰每獄成見署尾
有翁某名輒不復覽而廷尉參覆亦莫有異旨者
同舍郎有疑獄多質公爲平反由是以明允稱癸
巳恭遇

皇上建儲勅贈父如其官而潘氏黃氏俱爲安人
云尋以考績取道展墓稍稍復其故業後署本部
廣東司員外江西司郎中又遇 皇嗣誕生覃恩
得拜真贈父復如其官母氏皆爲安人因建祠以
棲靈妥享輪奐特美綽楔並麗過者望而咨嗟里
中爲之語曰生子當如翁季矣事具涇野呂公記

中辛丑擢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或以地方介荒裔
非大賢之路乃以盤錯自砥畧不動色至則苗夷
弗靖中丞治齋范公將陳撫勦便宜取決於公示
以恩信蠻獠皆回心嚮化馬時 廟建方興潘中
丞公以大木艱得為恐推以任公公無少避而材
果畢集秋當試士監察檄公入典院事錄成晉
御以語類託諷 上怒左遷真定判隸守倒馬關
關人賴以為鎖鑰甫肆閱月移貳郡武常山之氓
號泣恨奪公之速郡武治迹尤多又恨得公晚也
甲辰入覲乃就闕下拜本臬僉事備兵建寧八閩

為之欽遲戊申海寇竊發始建巡視行部詰兵謂
公言少戇坐失事抵罪以 聞詔下吏部謂弗讐
也乃請改任以釋巡視意已酉遷湖臬備兵下江
防駐節蘄黃間風偃湘漢庚戌蠡苗復叛三省震
警臺司以公昔在貴陽知地利諳夷情署覈功罪
陰為折衝浹月獲凱皆其指示之力也癸丑歲當
黜陟臺諫例得彈劾有以惠文銜私者中傷之命
下奪公官飄然起曰余昔在貴陽聞伯氏奄忽卽
思反服居楚求艾宦情益減每移書與遴治義田
掃荒逕以待余久矣悔不引決竟落謗者之口歸

隱別業飲酒高會日與故舊爲平生懽撫兄子踰
於已生也或惜其位不滿德業不充志乃曰余以
一介儒生幸際 聖明射策發科歲中超致大夫
橫金衣綉垂二十年分亦足矣願以遺榮裕後昆
耳時多賢智公者余始蒞栢州覽其山川層巒疊
嶂崎嶇萃律延亘標峙太史公謂佐命五嶽顧不
然哉且溪流迅復瀟澹湏聲聞百里故其人多
慷慨激直之風 明興攀鱗崛起若劉文成而下
章葉數君子並以豐功偉烈彪映史冊翁大夫者
亦曠世之選也然以煩劇之才功烈未弘立運不

容於時潘生所謂拙者之効非耶閒居數月疾作
遴輩多方延治不藥而卒七月十日也是月也應
中丞亦捐館於廣南開府運數適相值矣距生弘
治甲寅六月二十八日花甲一週娶葉坦劉氏累
封宜人男子四長遴次選俱邑庠生次遷次遂女
二淑廉適鄭工淑貴適黃九章亦俱庠生孫男子
四曰元鳳元鶴元鸞元鵬孫女三曰元姬寧姬慶
姬並未婚媾是歲十二月二十有五日襄事于妙
高山之新阡考宅徵吉也銘曰

高原膺膺岱之陽丁辰中圯業已荒後有作者卜世

昌肅肅憲臣奮以揚影纓耀組貢

明堂威夷澤閩又楚疆抗跡鏃羽迴且翔濬源既
深流波長妙高開阡鬼永藏末路云促餘休光

明忠州儒學司訓劉公墓誌銘

劉子亮以楚材舉於鄉累試不第拜雲和令敷文
飾政樹循吏之風余左遷貳栝喜得佳屬云旣而
持其先人司訓公狀來乞銘以余昔在水曹忤權
承譴員外置爲黃州理官黃人嘗謬頌之且雅知
公也按狀公諱大倫字某黃州黃岡人也曾祖政
歷知貴州鎮遠府進階亞中大夫祖瑛父澄並韜

隱不仕母李氏系出望族嗣微弘閩公生而沈毅
寡言笑卽家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少長業儒有
大志流覽羣籍博物洽聞足稱武庫雖夏月盛暑
獨坐弦誦輟扇不揮人或異之曰心靜體涼當自
得之非道家玄引釋氏禪定也其砥節若此制事
必由於禮燕私罔或惰行爲弟子員時從弟子陷
於法乃以百口請於郡守胡公公爲感動立貸之
不復推理人益以此重公祖之將殯也陰陽家者
謂支干弗利諸子不宜登墓公方弱冠叱拒其說
褰諸父之衣泣曰安有父棺卽寔而子不臨穴者

哉有忌願身當之諸父竟悟後皆無恙及父之殯也道從河河無梁天且沍寒水復深濬衆止之公竟徒涉染足疾每陰雨良苦悲泣曰吾以水故悼其親非智不如葵也以歲貢起家嘉靖某年春授四川重慶府忠州儒學司訓教鐸頗振士子樂師歲時餽獻一無所受窮乏者捐俸周之癸巳春遷涪州彭水縣學教諭距忠州甫三日堅不欲就遂自免歸曰本非吾志安得戀戀久溷升斗哉上官多賢智公者反服家園十有三載杜門掃軌以開卷自娛或勸之遊曰動靜由性向懷五岳許耽一

丘各從所適也一日忽檢曆書謂小雪後吾當就寢時疾尚未革至期果奄逝異哉凡殯殮之具一皆手自裁定子敬如其言遵治命也昔矯仲彥預知死期陳太丘遺葬卒所皆平生鎮定故委作不亂公盖同之矣公生於成化丙申之八月二十有五日卒於嘉靖丙午十月二十有四日享年若干歲卜某年月日葬於某丘之先塋公娶同邑封君王公文奎之女吏部驗封郎濟之女弟也子一卽亮女三長適袁尚相次適陶珽以歲貢授河南裕州別駕季適張業縣令公濟之女也孫一長統由

縣學充國子例貢生曾孫二如龍如鱗俱稚劉之
先係江西饒州鄱陽縣青塘村人向容公後也有
從宦襄陽者因偽漢陳友諒據湖作孽避地黃岡
遂卜家云司勳大夫曰余嘗誦漢詔令徵廉察孝
悉多奇節士若劉公非古所謂孝廉者哉余居黃
每過漢陰望鹿門未嘗不想見尚德息機之風也
至慕達者穢跡於比隣搗藻者乏譽於鄉曲豈名
教所與哉公之大父天順時值歲凶出粟五百石
全活千餘人樂後必大于門可高善慶獲報雲和
當超致崇顯亦會逢其數矣是宜銘銘曰

少惇吾行不敢以儒自病晚効吾官不敢以祿自
安免而歸吾息吾機賢哉知止獲考其死所未究
者俟厥子

明中憲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洞陽顧

公墓誌銘

洞陽顧公卒之明年季子啓東暨冢孫道洪持其
外姻秦子滂狀來乞銘余國之棄臣也雖嫻於文
辭烏足以鐫金石揚芬耀哉先是其兄惠崖公之
墓屬余表之獲詳世裔茲覽狀典而有徵因述其
言聊爲緣飾之按狀公諱可父字與新別號洞陽

昔越王勾踐封其庶子於顧因以爲氏其在錫者則自晉參軍凱之始也 明興有福五者卜居邑之膠山鄉公之高王父也力田畜藏家累千金時鉅猾俞寘逞暴作姦福五率其子壽山召義旅渴之寘懼乃潛奔京師飛文誣詆父子並逮繫久之寘乃服辜始蒙矜釋歸則盡喪其貲矣壽山子諱信尚在齟齬賴友人錢氏爲魯朱家得不死長從賈人往來吳門稍稍復其家業是爲誠軒公後以兄榮僖公貴贈柱國太保禮部尚書公之王父也生三子季諱榮章號筠軒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泉

州知府娶李氏而生公中憲父嘗與芹軒伯氏草堂仲氏各訓誨其子每曰吾家本江東人望纓綬蟬聯安可不思光昭先德而守田舍翁哉由是諸子克遵義方伯氏子可學卽榮僖公仲氏子可立是爲叅議公相繼登進士筠軒頗鞅鞅不豫公曰富貴要各有時大人第少安毋躁馬知後羽一舉不凌前翼冲霄耶歲在癸甲果連第拜行人時毅皇帝將南狩偕同官江右熊軾山西孟陽泉南張岳洛中熊榮輩上書請留畧曰 陛下輕萬乘棄九重忽垂堂之誠而甘馳駿之遊縱不自惜如

宗廟 太后何 上怒詔獄廷杖之左遷國子學
正尋以父憂去位值

今上入繼大統首錄諫臣擢居瑣闥而公尚在苦
塊未承 恩命亦數矣癸未免喪起家銓曹將擬
前授而錫尹暢子素不悅公亦應召在京陰譖沮
之竟拜戶部員外郎時追崇

獻皇議起羣下聚訟未有折衷公從同官後上疏
與張桂二公殊不相協復詔獄杖之闕下幸不奪
官乃有 徽藩冊封之役昔在行人有 榮善王
弔祭之役兩奉展親而君命不辱兩遭笞點而臣

節不渝君子以為難丙戌出知閩之泉州以母老
乞養疏上不報歎曰古人迴馭獨何心哉強承郡
檄而泉俗素好器訟且怙勢相傾至則作六條以
與民約旬月多回心嚮化者公之折獄也務在得
情而發摘不以為神故民無冤者公之恤災也賑
貸有方而矯制不以為嫌故民多全活者至於興
崇學校獎拔士類尤多意焉庠生王以寧兄弟就
僧舍讀書蒼頭與行者忿爭輒撲殺之株連兩生
公一訊出之止坐毆者以寧是秋舉於鄉故士多
感激奮發由戊子舉者凡二十有八人上應列宿

皆公造也若余同年莊用賓蔡克廉並以高第顯
名僉曰泉守知人哉三載考績上方留意元元
求所謂良二千石者入爲公卿銓曹察吏治無出
泉州者將以太常卿召之客有止公行者曰吾母
耄矣忍使不沾寵命而徒爲身計乎乃就考得上
最母封太恭人帔霞簪翟亦榮矣亡何母卒歎曰
向使從客言不抱終天之恨乎甲午免喪起家補
贛州當閩廣荆楚孔道商醯往來例權其稅以充
督府軍需墨吏并農販征之公至白罷之贛民稱
便甫三月擢爲廣東按察副使民泣曰天不佑贛

遇公之晚奈何不能借公如寇恂也瀕行王臧吏
邀公視其醯羨將以德公乃斥之曰昔屬令有餽
吾幣於途者謝而遣之汝不聞耶三年無染於泉
三月欲汚於贛葉其前操戾之甚矣贛民至今以
爲美談公自念兩守劇郡年資特久僅膺常調復
領遐陬兼之備兵瓊海颶風瘴霧意不欲行少宰
霍文敏公廣人也移書趣之不得已褰帷露冕往
蒞其境飭法振紀宣布威德黎民惴惴罔敢犯者
間乃按行諸郡咨詢黎倭出沒之處相其阨塞險
阻而爲之備禦繪爲圖說松林石坂不假躬登絕

島中盤宛在心目雖充國之畫金城文淵之籌函
谷不是過焉未幾羅活崗黎出劫爲盜按圖循跡
遂窮治之僭厓諸黎五十二部落聞風款附境內
帖然前此未有也以公之才晉陟卿貳如漢故事
奚所不可竟以讒免惜哉萋斐成貝錦之嗟蕙荏
起懷珠之謗皎行易污流言難察類如此矣昔臬
有丘侍御者縱其家奴搏人於監司之門公按以
法雙江聶公持節按閩猶不能奪使憲臣如公則
王者三尺法有不信於天下者哉觀其齋空囊而
度大庾之嶺題數語而謁曲江之祠此與投犀沉

水取石迓舟者奚異其免官還家也杜門却掃絕
交當世屏跡公府慶弔之外雖讌會亦不多預時
汎舟梁谿之上振策惠山之陽以取適而已性好
讀書至老不倦尤好染翰作鍾王書盡得其髓文
必根理不襲陳言尤工於詩解褐卽與薛考功蕙
鄭戶曹善夫談初耽李杜乃撰體畧晚醉右丞爰
輯詩說唐太史評公詩有幽深之思多自得之趣
當矣所著有在署讀禮溫陵虔州珠崖在澗諸集
并賦贊誌銘序記若干卷藏于家瓊管所纂山海
圖說迄今用之輒效傳爲軍中指南云丁巳偶感

風痺尋差謂長子起孝曰汝才宜繩吾武累試不第亦命矣曷就選令吾見汝衣冠也至京授鴻臚署丞暴卒京邸公得訃悼曰使吾子不克殮形牖下吾過矣吾過矣因慟疾發不捄而卒情具哭子詩中邑人聞而悲之歲癸亥正月某日堪輿叢辰家並曰吉圖舉公柩葬於小嶺灣之新阡啓楊王二恭人兆合焉禮也公生成化乙巳十月廿日享年七十有七配陽山楊氏贈恭人繼武進王氏封恭人子男三人長卽起孝鴻臚署丞次啓予國子生次啓東縣學生孫男十一人曾孫男八人云

系曰今上之仕也孰不欲優游以取卿相哉然有至不至者命也與其脂韋晞寵於世孰若玉碎而垂身後名哉如洞陽公能蒙垢遺榮殆無憾矣是宜銘

矯矯憲臣際風振翼抗疏繩違越俎秉直分陝樹聲爲邦流澤口可鑠金心匪轉石我有忠信孚于蠻貊亦有子孫遺之清白惜哉棄捐胡然奄忽經始嶺灣卜云旣吉爰啓新阡迺安幽宅考德懷勲請視鴻刻

明朝列大夫山東都運同知山泉王公墓誌

銘

長洲分教王君振鐸之暇謁余載拜涕泣而請曰
常聞孝子之於其親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爲終身
之憾使葬不能銘懿美湮沒無聞於後其憾殆有
甚焉臯也幸而叨一命之寄爲多士先且遊吳文
苑之邦接公大方之家不靳一言以爲先人光是
孤之罪也是孤之罪也余矜其辭發其狀覽誦之
歎曰朝列公之行宜銘已君僚友歐陽司教所述
也典麗足徵又曷辭焉據狀公諱景明字時新號
山泉保定清苑人也高祖諱明善曾祖諱子成祖

諱源並隱不仕父諱郁贈奉政大夫府同知如子
官母劉氏贈宜人云公生英敏夙悟知非凡兒奉
政公令就外傳少長從定興李先生遊遂精易學
補邑庠弟子員時督學侍御爲儀封浚川王公按
試拔公居首屬以遠器正德癸酉果登順天鄉舉
四上春官不第時嘉靖癸未歎曰今
聖天子龍飛于上士咸思攀鱗以赴功名之會文
夫苟膺一命之寄皆足以行道濟時奚必一第哉
乃拜鞏昌府推官地接羌戎民多質悍可以理剖
而難以法繩公至持以矜恕多所平反時總兵李

隆甘肅奸首也坐法當刑諸司懼有外變欲闕禁
中勒令自裁公力陳曰李所犯非暴諸市曹何以
昭國法示與衆哉由是隴西之民罔不憺公德威
者矣丙戌遷本省太僕寺丞奉 勅提調三邊茶
馬頻歲交易蕃部徃徃匿其名馬數不盈額公厚
加餽資誘其來厩適中秋入賀 聖誕開所獻多
神駒逸驃

聖心嘉悅恩寵特優矣庚寅遷開封府同知專司
河道先是通塞弗常漕舟愆期糧餉告乏公方憂
之乃稽程限覈募價不得僞增侵削而宣瓠之頌

興焉然勢或不便於臺司公身任其事而業已構
其讒矣會考察之期太宰誠齋汪公惑於臺司語
將不利於公浚川公掌院事力爭之曰倅郡如王
某者剛直自遂不阿取容使以此蒙黜則選奕弗
勝任者進矣竟獲免乃調貳鞏昌士民喜其復來
扶老携幼郊迎道左曰何幸西土再覩末光丁酉
鄉比奉憲檄執事鎖闈所薦多名士已亥 駕幸
承天簡命亞相石門翟公秉鉞西巡至鞏見公與
語陳說邊事較若指掌載之隨行迨還朝上䟽獨
薦之尋遷山東都運少使齊魯凋瘵盜綠為奸公

視醴浹月一振而更新之始無廢墜夫刑罰馬政水利鹽法皆國家大經也凡所歷試克稱厥職以公之才何施而不裕而位僅至此衆共惜之然向非王中丞知人抑豈能超致金紫公知止足竟投効去臺司苦援不可得此又豈狗祿縻爵之世所多見乎自癸卯間居灌園開逕日與二三同好詩酒爲娛課誨子孫俾知務學足跡不入城府兄弟五人公爲其仲性敦孝友伯氏早逝恩撫遺孤宦橐罕積而仗義樂施亦風之倜儻然也履旋喪神奄忽委化悲哉初娶李氏同邑濱州博士守宗女

也隨至鞏昌公治獄明允諷道實多嘉靖甲申九月九日先公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一卒之日郡人懷慈母之嗟若喪妣之痛焉後以公貴贈宜人繼娶張氏山東平原縣會寧教諭環之女封宜人距生成化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歿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子五長希臯卽分教君次道立道興道顯道成女五孫男七公之子孫亦旣多云先是疾革欲遷塋所塋在郡城南六十里王磐墅遠祖元翰林學士故基也今避其諱因名王村云塋先在墅西北至 國初明善公稍遷于

南後以地隘塚繁各自經始公則卜吉於塋之東南二里許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希臯輩奉公柩合李宜人葬焉俾彼王裔肇自太原世躋華顯貢禹彈冠之日呂虔贈刀之時前史蓋紀之矣明興中丞公德明者持憲撫三晉茂著勲猷公從兄也自是科第駿發簪紱蟬聯鬱為望族莫之與京傳文毅公所譏傳記載在家乘公為理官所全活民命無慮千餘嘗高門容駟曰後世子孫當有顯者不愧東海于公矣銘曰

於維王宗既遙且洪迨茲朝列乘時奮庸漢尚陰德紹厥餘風隴西之民大造是蒙河流底定別駕之功權茶市馬天閑已充督醴經國自西徂東爾才則裕胡施未隆金馬故阡新鬣而封温温宜人宅並考終慶流後嗣奚必爾躬我銘貞石垂示無窮

明誥封奉政大夫戶部廣西清吏司郎中青

山王公墓誌銘

王子維楨童時以奇聞年未及冠登進士第與余兄司直君為同榜友余從闕下獲締交焉並嫻文藝為海內所推迄今三十餘載矣丙辰之歲王子

自南安辭守而余亦由滇中解憲各歸山中爲灌
園吏者幾十載雖音驛相聞而光塵難卽每懷良
覲寤歎未嘗不在陵陽間也乙丑春正旣望王子
衰經不遠千里蒙犯風雪匍匐造余稽顙再拜泣
而語故始知青山公已背養日月有期手自勒狀
請銘于余余閱其柴毀相對而泣少焉把臂相慰
勞嗟乎先人有懿美而不能闡揚是有負於知己
之託使辭溢而近諛事乖而匪覈亦豈深相知者
哉按氏族所載王姓最大其散處太原瑯琊間者
最稱繁衍若漢諫議大夫而下晉太保司徒之屬

最多顯者青山公諱汝猷字宗臯周靈王六十四
世孫先自江左徙新安實茂弘之苗裔傳至唐尚
書大獻公壁厥後寢衰宋紹興間再徙宣城之涇
川遂爲涇縣人曾祖考子榮封戶部員外郎祖考
達字德孚由成化丙戌進士官拜武昌守

孝廟時考郡吏以天下第一稱有子六人次鏘字
鎮之個儻有大志娶邑中左知州輔女實生公公
生而隱厚不爲凡兒嬉戲武昌公甚器之乃延良
師教以詩書夜誦不輟燃膏達旦就几上假寐巾
燼不自覺也其篤如此左公精於易學嘗著周易

輔說行於世公從而問難恍然有悟端坐一室研
味道腴師曰性靜可與爲學非子其誰正德乙亥
御史張君鰲山來督學覽其文選充縣學弟子員
值家門構釁族人多亡匿公挺身赴理抗言庭折
無卑疵繼趨上官爲之改容向非平昔志節能服
人鮮不株染蔓逮者旣而痛父以急原抱憤溘故
苦塊思報執喪三年不事酒肉停柩在堂一夕火
起伏棺號泣天爲反風得無恙尋殯宣陽都青山
之原每穿土虎豹悉鳴廬墓踰年芝產塚上公心
以爲異竟秘而不言因號青山公示無忘其親云

時趙宜人亦能食糲衣浣相夫於義有鹿門之風
焉御史盧煥劉隅相繼督學移郡邑俾勸駕入試
數奇輒不耦余胤緒時爲南京戶部主事監允浦
口先與左公有姻婭戚公因爲道誼交携二子從
之遊尋轉吏部考功郎中北上乃携二子師事湛
公公方倡道東南由大司成遷南少宰公居新泉
精舍探討益邃四方學者如武陵蔣信廣東周衝
永豐呂懷婺源洪源滁州孟津述業響臻相與友
善關中呂柎安福鄒守益亦稱公爲江南篤行君
子矣二子雖稚年旁侍竊聽若了悟焉者客皆異

之已丑督學章袞按郡公携子歸涇辛卯與長子
入試廷榦中禮經第一卽維楨也越歲壬辰登進
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例歸娶踰年奉

詔江南開讀又踰年奉勅德府每祇役寧省迪
以令猷期樹鴻績敬諾以行甲午督學聞人君銓
獎其孝慈復趣應試亦竟不第而仲子廷傑嗣爲
縣學生如京師恭遇

太廟覃恩應授封典公曰余豈不能叨一命之寄
以展濟物之志徒以子貴冒榮非夙心也同榜德
清蔡汝楠勸之始克拜命兩奉制詞若異質舊

於儒林鍾祥及於哲嗣多美辭云公恨生不遭時
以顯父母而身爲大夫慘然不豫受封三十年非
歲時慶享不以衣冠自炫棲趾青山構草堂數楹
弦歌其中非公事不入城府飄飄然有塵外之想
妙契顏齋洞啓聃籥嗇精頤神雖躋耆年色猶少
壯蓋恬澹足以養生之驗也子旣入官爲良二千
石未嘗視家訾稍高于門罕置䟽產此其槩矣撫
弟汝璉敦友于之愛而存故尤篤且撝謙不欲上
人以故里中號爲長者歲鄉飲邑令恒以大賓迎
致之宣守羅公汝芳闡道宣化四方環聽者履常

滿千悉爲館穀無虛日亦雅重公數相問貽公素
無疾甲子八月展墓青山凡少時經行之地遍爲
探訪歎歎眷戀久之至北亭庄左手偶感風委頓
而返二十四日忽泄下越四宿呼沐浴更衣者三
翌日果卒距生弘治庚戌十二月十一日享年七
十有五二子哭之慟知公者興斯文喪祝之歎焉
配趙宜人先公卒子男三人長廷榦官至南安守
娶左氏先封孺人加封宜人次廷傑國子生娶朱
鶚女季廷盛聘趙女女三人孫男六人文炯邑廩
生次文燁增廣生文美附學生文燿文耿文灼曾

孫男一卒之年廷榦卜以十二月十六日舉公柩
權厝于青山祖塋之次俟吉乃葬圖新兆域云夫
青山公之學專務體認不尚緣飾故其爲文亦若
厭時格卒不獲一第非才之罪也然有醞藉能藻
鑒至論風俗得失生民利病較若指掌用其言足
以圖治使脫射策而就旌招其功烈蓋弘遠矣夫
仲弓懿範乃誕元方叔師博綜特秀文考以廷榦
爲之子公其不死哉是宜銘銘曰

於休先生砥節礪行誦說義文高談孔孟爲世解
紛仗忠與信不有長者俗焉表正苦寢帷堂快讐

言集卷之五
未果至誠格穹反風滅火鬱鬱青山幽靈茲爰旣
產祥芝亦馴闕虎往謀所載孝感斯徵今人與居
先民是程淮水之澍實流於涇俾昌而熾適世其
興匪位而貴匪爵而尊仁義允蹈師友淵源芳塵
永謝潛德猶存所未究者爰俟後昆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二

男林謹校

